

“我们是谁？”

——关于拉美裔美国人身份认知的换位考察¹

郭 洁

内容提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拉美裔人口数量增速迅猛，据新近统计数据显示，总数已达5000万左右。长期以来，围绕这看似同质、单一的文化群体是否将冲击美国传统文化甚至导致美国社会“拉美化”的众多担忧与讨论忽略了这一群体内部的纷繁多样性，而美国官方赋予这一群体的单一身份标签也模糊了不同来源国、不同代际、不同受教育水平、使用不同语言的拉美裔美国人对其身份的自我认知。在这一群体自身的定位体系中：“我们”首先是美国人，但与“典型的美国人”有所不同；“我们”来自拉美国家或是拉美移民的后裔，但绝非意味着系属单一文化产物；“我们”也是一个流动变化中的群体，并正在或将在同整个社会的互动交融中不断重新组合与定位。

关键词：美国 移民 拉美裔 身份认知

2004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他的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²此书上市不久即在美国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将其视作“文明冲突”之争的延续——只不过将视角从全球转向了美国国内；亦有人称，此乃“种族主义者”和“多元文化主义者”在21世纪的新一

郭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¹ 本项研究得到美国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²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中译本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轮论战。不论它是什么,对于多数旁观者而言,书中关于以墨西哥裔为代表的拉美裔美国人已经、正在以及即将挑战或冲击美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论述,不由让人将视线投向了美国社会中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如果说亨廷顿教授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或更确切地说,从盎格鲁—新教徒(Anglo-Protestants)的角度,对这个国家及自身的身份受到的威胁感到担忧,那么,作为他讨论的对象,这些“他者”——或在其语境中,“我们”之外的这个群体——又是如何看待和界定自己的身份呢?这个问题很有趣,亦很重要,因为,毫无疑问,他们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换个角度、透过这样一个缩影来看所谓美国或美国人的身份问题,或许能带来多一重的启发和思考。

一、我们是美国人,但非典型的美国人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大洲、各种不同肤色的人。拉美人即是其中之一。如今在美国,随处可见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双语指示牌、商品标签以及耳边不时传来的西班牙语交谈声,都在提示着一个事实:这个迄今仍被称为“少数族裔”的群体已然成为美国社会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美国拉美裔¹人口总数为4997.2万。其中,又以墨西哥裔人口最多,总数为3253.9万,占拉美裔总人口的2/3。其次为波多黎各人(426.5万)²和古巴裔(178.9万)。其余不到1/4的拉美裔人口分别来自中美洲、南美洲以及加勒比等其他地区和国家。³拉美裔人口不仅基数大,且增速惊人,源源不断的新移民以及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是两个最为主要的原因。2002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的一篇名为《人口与西方:五亿美国人?》的特别报告曾预言:“未来一二十年间,伴随大批拉美人进入育龄高峰,拉美裔人口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将急剧增长。”⁴十年过去后,这一预言至少有一半得到了证实。据最近一次美国人口普查显示,2000—2010年间,美国拉美裔人口增速高达43%,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9.7%),从占美国人口的12.5%猛升至16.3%。⁵相当于说,差不多每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拉美裔人。另有预测称,到21世纪中期,这一比例将升至

1 由于非法移民的问题非常之复杂,相关数据异常模糊,而合法留居者流动性较强,本文所讨论的拉美裔,仅限指那些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拉美移民及其后代。相关数据亦据此采集。

2 按照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作为美国的自治领地,波多黎各人口自动具有美国公民身份。

3 以上数据参见:<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hispanic/data/2011.html>。

4 “Demography and the West: Half A Billion Americans?” *The Economist*, August 22, 200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291056>。

5 “The Hispanic Population: 2010 Census Briefs,” May 2011, <http://www.census.gov/prod/cen2010/briefs/c2010br-04.pdf>。

29%。¹ 换言之,届时将有近1/3的美国人是拉美裔。看到这些数据,相信有人一定会惊呼了:到那时,美国还是美国吗?美国人还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美国人”吗?如此不断地追问,“身份危机”这一问题很自然地就会浮现出来。

美国是由美国人构成的国家,美国人是指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既然这些拉美裔是美国公民,那么他们当然是美国人,这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不过,现实远比这复杂得多。拉美裔的“美国人”身份之所以让那些所谓“真正的美国人”生疑,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美国这个移民社会中的初来乍到者(newcomer),在那些早已忘记或未曾想过追根溯源的美国人眼中,拉美裔以及他们的后代,毫无疑问,首先是“移民”,其次可能才是“美国人”。

从北美大陆几百年的移民史来看,拉美人确属后来者。从1620年乘“五月花号”来到这块土地的第一批移民算起,美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1840—1889年为第一波。移民多以西欧和北欧人居多(其中德国、爱尔兰、英国为前三大来源国),人数达1170万,占同期移民总数的82%。1890—1919年为第二波。虽然近九成仍为欧洲移民,但其中绝大多数(3/4左右)来自南欧和东欧,如意大利、奥匈帝国、俄国、波兰等。1965年至今为第三波。² 主要特点是由原先以欧洲移民为主急剧转向以拉美和亚洲移民为主,其中又以拉美人的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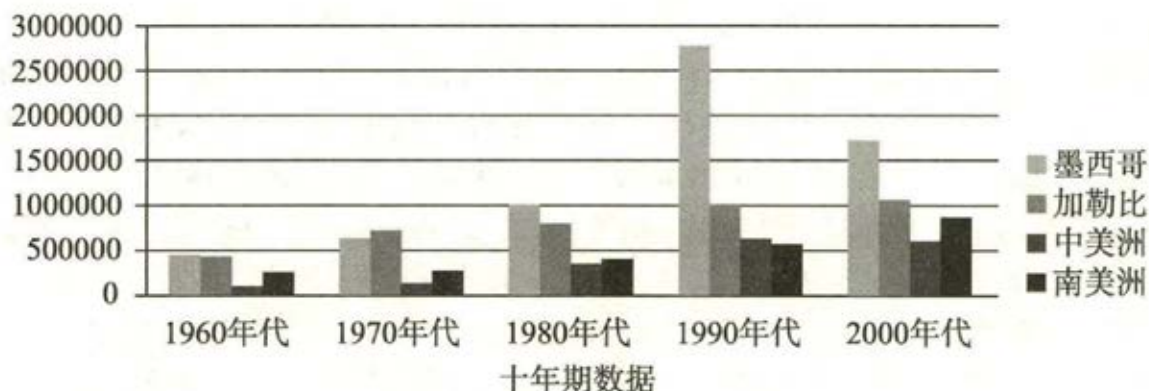


图1 1960—2010年每十年间美国新增拉美裔合法移民人数示意图

数据来源:美国国土安全部《2011年移民统计年鉴》(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11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DHS, September 2012, pp.8-10.)。

1 Jerrey S. Passel and D'Vera Cohn, "U.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2050,"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11, 2008, pp.1,9,14.

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移民浪潮一度中断,战事结束后有一定回升,但1924年通过的移民法使移民入境人数锐减。此后大规模移民中断了40年。1965年通过的《美国移民与国籍法》即《哈特—塞勒移民改革法案》(Hart-Celler Immigration Reform Act),废除了20世纪20年代确立的以“国籍配额”为主的政策,而以专业能力及与美国公民的家庭为优先考虑。由此开启了移民浪潮的第三波。

重为大,占第三波新增合法移民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2211.1万)。¹具体到相关国家及次区域的增长走势,详见图1。

从图1不难看出,墨西哥裔移民在拉美裔移民占有绝对多数。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历史相对较久远,较早一波浪潮大致始于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后,而后大萧条时期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弱,致使此波浪潮暂时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保证战争期间粮食生产与食品供应,美国与墨西哥政府签署名为《布拉塞洛计划》(*The Bracero Program*)的协议,开始大规模进口墨西哥劳动力作为季节性短工。²1964年,在国内人权运动的压力下,该计划宣告终结。1965年以后,如前所述,伴随新移民法的通过,更大规模的墨西哥人开始涌入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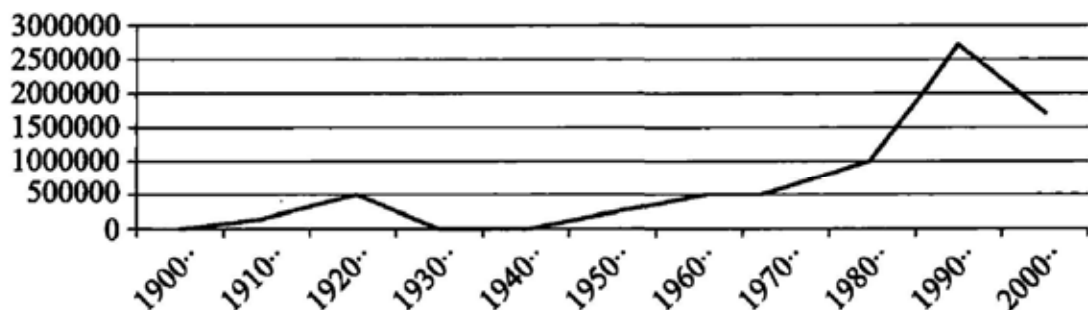


图2 20世纪墨西哥人向美国移民的变化曲线图

注:以上为合法移民统计数据,不包括同期非法移民人数。

数据来源:同图1。

在加勒比地区,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古巴一直是向美移民最多的国家。特别是1959年古巴革命爆发后,仅其后20年间,即有近50万人离开古巴前往美国。进入80年代以后,多米尼加取代古巴,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对美移民输出国。与此同时,美移民数量呈飞速增长的还有海地、牙买加等国。相较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对美移民多集中在几个前战乱国家,如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据2011年全年合法移民统计数据,以上四国移民人数占整个中美洲地区移民人数的九成左右,其中又以前两国居多,所占比例高达2/3以上。美国的南美洲移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总体增速较缓,此后人数有较大增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每年合法新移民人数大约在8万—9万间。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是三个较为集中的移民输出国。进入21世纪以来,来

1 相关数据参见: Pew Research Center Social & Demographic Trends Project, "Second-Generation Americans: A Portrait of the Adult Children of Immigrants," February 7, 2013, p.15.

2 "Bracero" 在西班牙语中是短工、临时工的意思,尤指体力劳动。

自巴西的移民人数有较快增长,新增移民人数从20世纪最后10年的年均5000人左右上升到1.2万人左右。¹

根据以上数据不难想见,即使是最早开始向美国移民的拉美人(如1910年前后的墨西哥人),若以25年为一代际划分的话,至今最多经过了四五个代际的更迭。要脱去身上的移民痕迹,像“美国人”那样做一个美国人,岂是百年之内间能顺利完成之事?对于那些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而言,其身份之不被认同更是可想而知。那么,这些新老移民及其后代对自己的身份是如何界定的呢?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发布的一项针对拉美裔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当被问及多数情况下如何描述自己的身份时,仅1/5的人表示会直接用“美国人”这一概念,半数左右的人则谨慎地表示,虽为美国公民,但自知是“带定语”的美国人(Hyphenated American),或用他们的话来讲,“与典型的美国人非常不同”。²

何谓“典型的美国人”?或者,更直接的问法:谁是“典型的美国人”?显然,这个问题不会仅有一个答案,不过,潜台词却是明确,即在所有的美国人中间,存在着某种无形的界线,在其两侧分别是“典型的美国人”以及这里姑且称之的“非典型美国人”。我试着向身边以及所遇到的假想中的“典型”和“非典型”的美国人询问同样的问题。帕洛马·达拉斯(Paloma Dallas),我在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工作期间的同事、第三代哥伦比亚裔美国人,当最初听到这个问题时,似乎有点儿惊讶,沉思良久后缓缓回答说:“我想应该主要还是指白人群体。”³墨西哥裔美国人维克托·加西亚(Victor García)的看法则略有不同。加西亚1940年

介于“典型”与“非典型”的美国人之间的这条无形界线,不仅基于肤色以及宗教或语言这些看得见的差别,更多可意会难言传的元素(比如文化)在其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

出生于墨西哥城郊区,1962年3月8日随父亲移民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目前为俄亥俄州代顿市一所专门服务于拉美人社区的非盈利社会组织 Del Pueblo, Inc. 的负责人。在他看来,介于“典型”与“非典型”的美国人之间的这条无形界线,不仅基于肤色以及宗教或语言这些看得见的差别,更多可意会难言传的元素(比如文化)在其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他以个人经验为例解释说,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他发现自己不仅同其他拉美裔移民有很多共同语言,与绝大多数来自亚洲文化圈的美国人亦极易产生共鸣,相较之,同其他美国人——比如白人或非裔群体,则似有较多隔膜感。此外,他

强调阶层也是一个重要且更为复杂的因素。⁴ 现年55岁、雇有数十名墨西哥裔员

1 相关数据参见: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11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pp.8-10.

2 Pew Research Center, "When Labels Don't Fit: Hispanics and Their Views of Identity," Washington D.C., 2012, p.10.

3 与帕洛马·达拉斯的访谈记录(2013年4月20日,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近郊一处拉美人社區)。

4 与维克托·加西亚的访谈记录(2013年5月2日,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森特维尔)。

工的威斯康星州一家建筑公司业主弗兰克·贝格曼 (Frank Bergmann) 表示,一定程度上同意此种看法,并称自己虽属白人群体,但亦绝非“典型的美国人”。在他看来,后者系指城市有钱阶层,而其本人则自小在农场长大,尽管早已移居都市且拥有自己的产业,但自觉不在此列。¹ 相比较而言,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教授的回答更具“学术”色彩。他认为,“典型的美国人”似乎可以指那些曾在某个特定时期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 “想当然地拥有幸福生活的人”——他们无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都不难获得一份类似铁饭碗的稳定工作,即使是蓝领阶层,一人的收入亦足够支撑全家人的生活,且能过得相当舒适。那个时代虽已成为过去,但此种情结依然存留。² 从以上为数不多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不管怎么界定“典型的美国人”这个概念,拉美裔美国人似乎确在其外。那么,他们是谁?

二、我们是“Hispanic”还是“Latino”?

作为“非典型”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在美国官方术语中通常被称作“Hispanic”或“Latino”。这两个术语分别正式启用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1976年6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名为《拥有西班牙血统的美国人及其后裔的经济与社会统计相关出版物的联合决议》(Joint Resolution Relating to the Public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istics for Americans of Spanish Origin or Descent),即第94-311号公共法律(Public Law No. 94-311)。³ 翌年5月,联邦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在一份关于为联邦政府搜集数据细节的指令中,首次使用了“Hispanic”这一措辞。20年之后,联邦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对这一指令做了重新修订,在“Hispanic”的基础上又引入了“Latino”的称呼,并与前者交替使用。⁴ 此后,这两个概念即被普遍用来指代美国的拉美移民及其后裔,并一直延用至今。⁵

1 与弗兰克·贝格曼的访谈记录(2013年5月11日,墨西哥坎昆市)。

2 与彭慕兰教授的访谈记录(2013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3 详见“Joint Resolution Relating to the Public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istics for Americans of Spanish Origin or Descent (Public Law 94-311),” June 16, 1976, <http://www.gpo.gov/fdsys/pkg/STATUTE-90/pdf/STATUTE-90-Pg688.pdf>。

4 相关指令及修订文件分别参见:“Directive No.15 Race and Ethnic Standards for Federal Statistics and Administrative Reporting,” May 12, 1977, <http://wonder.cdc.gov/wonder/help/populations/bridged-race/directive15.html>; “Revisions to the Standard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Federal Data on Race and Ethnicity,” October 30, 1997, http://www.whitehouse.gov/omb/fedreg_1997standards。

5 有关两个概念产生过程及背景的集中讨论,可参见:Rubén G. Rumbaut, “The Making of a People,” in Marta Tienda and Faith Mitchell, eds., *Hispanic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c Press, 2006, pp.16-65。

事实上,单就这两个概念本身而言,差别还是很明显的。“Hispanic”一词来源于“Hispaicus”,后者又来自“Hispania”(即 España),严格说来主要限指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人群。在拉丁美洲共有18个国家(墨西哥、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此外,波多黎各虽为美国联邦领地,但居民主要讲西班牙语。而“Latino”显然所指范围更广,涵盖了所有拉美裔族群,即除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人群之外,还包括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人以及来自其他英语国家和地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巴哈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圭亚那、伯利兹、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格林纳达、多米尼克、圣基茨和尼维斯、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蒙特塞拉特、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安圭拉)、法语国家和地区(海地、法属圭亚那、马提尼克、瓜德罗普)、荷兰语国家和地区(苏里南、荷属安的列斯、阿鲁巴)的移民及其后裔。

然而,如前所述,在现实人口统计活动中,并未具体做此细分。根据美国政府1997年10月发布的《修订版种族和民族联邦数据分类标准》(Revisions to the Standard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Federal Data on Race and Ethnicity),¹ 种族和民族(Hispanic/Latino)分别是不同的概念。同年起,联邦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要求联邦政府机构至少使用5个种族类别:白人;黑人或非裔;亚裔;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屿居民。对于无法归入以上类别的被调查者,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问卷中引入了第6个类别:某个其他种族。然而,“Hispanic”或“Latino”则是在此之外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少数民族类别。该类别可视为在其本人或父辈、祖辈来到美国之前所属的血缘、国籍人群、直系家系或出生国家。据人口普查表中对此所做说明,它是指“古巴、墨西哥、波多黎各、中南美洲或其他西班牙语系文化或祖籍的人”。据此,将自己认同“Hispanic”或“Latino”的人可能是任何种族。至于哪些人属于这一群体,哪些不在此列,目前官方统计数据主要依据被调查人的自我认同。换言之,一个美国人是否被统计纳入这一族裔群体,取决于他或她本人在正式调查统计中对这个选项的回答。

那么,来自拉美的移民及其后裔是否认同这两个身份标签呢?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拉美以外的移民及其后裔通常不会亦不大可能自我认定属于这一序列,他们会在以上5个主要种族类别中做出选择,或是自认属于在此之外的“其他种族”类别。事实上,这两个术语的目标群体(西班牙语裔或拉美裔美国人),对于这样的所谓“泛民族”(Pan-ethnic)标签也并非完全认同。当然,在填写全国

1 详见: http://www.whitehouse.gov/omb/fedreg_1997standards。

人口普查问卷时，他们面对这两个官方为其“量身定做”、旁人眼中非其莫属的身份标签，似乎很难弃之不选，尽管有些拉美裔也可能同时或转而在种族条目下据其肤色选择一项作为对自我身份的认定——比如，来自海地、古巴、多米尼加等黑人或黑白混血人口居多的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或许会选择“黑人或非裔”选项，来自阿根廷、乌拉圭、哥斯达黎加、智利、巴西等白人人口至少占半数以上的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则可能选“白人”选项，而来自秘鲁、古巴、巴西等国的华裔或日裔也许会选亚裔分项，不过，对于人口最为众多的来自墨西哥、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拉圭、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以印欧混血为主体的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而言，在并无梅斯蒂索（Mestizo，有西班牙和美洲土著血统的拉丁美洲人）或相关种族类别可选的情况下，“Hispanic”或“Latino”基本是唯一或至少首先必须确认的身份选项。¹可以想见，通过这种数据采集方式得出的统计结果，一则有很大的模糊性，二则很难甚至不能真实反映出各拉美裔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事实上，通过诸如抽样、访谈等其他途径看到的图景要比通过这种化繁为简的单一数据汇总要清晰许多，但无疑也更为复杂。

比如，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属拉美裔研究项目组，曾于2011年11—12月在全国50个州及首府对随机选取的1220名拉美裔成年人进行了调查。随后发布的数据表明，只有不到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倾向于用“Hispanic”或“Latino”这样的称谓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其中，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及其后的拉美裔成年人更偏好用“Hispanic”而非“Latino”，因为他们认为后者听起来“少数族裔”的意味太过浓重，像是一个“给外国人用的词”。然而，他们的父辈或祖辈（包括第一代、少数第二代）以及新近到来的拉美移民，则更愿自称“Latino”，因为他们觉得，相较这个被格兰德河（布拉沃河）以南的人们称为“El Norte”（北方）的美国，自己同拉丁美洲有着更为密切且难以割断的联系，而“Latino”这样一个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同语言、宗教、遗产甚至血缘的“通用”身份标签，不仅赋予同根同源的拉美人以某种归宿感，还能成为将其联系和团结在一起的纽带。²不过，也有少数人表示，他们之所以倾向用“Latino”而不是“Hispanic”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是因为后者容易让人想起西班牙对美洲原住民的征服与殖民，不由心生厌恶。“我不是Hispanic，我不是这个受伤文化中的一份子”，洛杉矶电视制作人、墨西哥移民曼努埃尔·阿博德（Manuel Aboud）在接受采访时的

1 近年来，一些倡导拉美裔权益的个人或组织积极呼吁将梅斯蒂索人纳入目前美国人口统计的种族选项中。对此，支持或反对的意见都不少。参见：Marissa Mitchell, "Shaping Identities: Young Hispanics Don't Fit into Distinct Categories," <http://northwestern.news21.com/identity/shaping-identities-young-hispanics-dont-fit-into-neat-categories/#storytop>.

2 Pew Research Center, "When Labels Don't Fit: Hispanics and Their Views of Identity," pp.6-14.

这一表述，很能代表这一部分人的心声。¹

与此同时，根据上述抽样调查数据，一个颇令人瞩目的事实是：50%以上的被调查人最常用来进行自我身份界定的概念，既非“Hispanic”，亦非“Latino”。相反，他们对自己是谁这一问题的直接反应是：“我是墨西哥裔”、“我是危地马拉裔”、“我是古巴裔”、“我是多米尼加裔”、“我是秘鲁裔”、“我是巴西裔”……简言之，他们更多以自己或父辈、祖先的来源国来界定个人身份。当然，具体比例会在不同代际间有所差别。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完全或者很大程度上以西班牙语为日常生活语言的第一代移民在此方面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偏好。调查显示，约六成以上的第一代拉美移民会以其自己的原籍来进行身份界定。同时，较其父辈或祖辈受过更多教育、使用英西双语或只讲英语的第二代、第三代及后来的拉美裔美国人中，相应比例分别降至43%和28%。²另外，还可以发现，在这半数以上惯以自己或父辈、祖先的来源国界定个人身份的拉美裔中间，有些人会在此前提下继续细分自己的身份。比如，不少波多黎各出生的美国人会说“我是 Boricua（波多黎各裔美国人）”，而某些美国出生的墨西哥移民后代——尤其是成长或居住于西南部地区的人以及那些强调边界混血意识和后殖民抗争文化的人——可能更喜用“Chicano”（墨西哥裔美国人）来称呼自己，以此突出或潜在地表达一种对“两边不被接受”的身份困境的反叛；³当然，也有一些人会极力回避甚至反对用“Chicano”来进行身份界定，认为它太富政治色彩，或者借用前述访谈对象维克托·加西亚的话说，只会让自己的身份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从而“把事情搞复杂了”。⁴

三、我们是谁？

加西亚反对用“Chicano”一词，认为这样的词汇把墨西哥裔的身份搞复杂了。然而，即便将类似争议概念搁置一边，拉美裔美国人的身份问题仍然是一个难以简化且处于不断变动中的复杂问题。从上述抽调结果可以看出，目前美国政府所使用的族裔体系和种族标签事实上无法完整或具体地反映出美国拉美移民及其后裔的身份认同。无论是“Hispanic”还是“Latino”，都掩盖了这一目标群体内部的纷繁多样性。

1 Edward Retta and Cynthia Brink, "Latino or Hispanic Panic: Which Term Should We Use?" pp.1-3, <http://www.crossculturecommunications.com/latino-hispanic.pdf>.

2 Pew Research Center, "When Labels Don't Fit: Hispanics and Their Views of Identity," pp.12-13.

3 参见：Danny Quintana, *Caught in the Middle: Stories of Hispanic Migration*, Silver Spring, M.D.: Beckham Publications Group, Inc., 2012, p.258.

4 与维克托·加西亚的访谈记录（2013年5月2日，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森特维尔）。

当然，共同因子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西班牙语¹这一强有力的纽带，确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将来自地区内不同国家的人连结在一起并能让他们自然产生亲近感的作用。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80%以上的成年拉美裔移民及其后代使用西班牙语（熟练程度随代际递增呈反向变化），95%的被调查人表示会继续让自己的后代学习并使用西班牙语。²但是，不论哪一代、哪一个来源国、何地出生、何种受教育程度、主要使用何种语言，绝大多数拉美裔受访者都强调，在近5000万拉美裔美国人中间事实上存在着众多不同的而绝非单一的文化（参见图3）。走进不同的拉美社区，文化的差异其实也是清晰可见的。不同的拉美裔群体据其不同来源国自南至北、从沿海到内陆自然形成大大小小的独立社区，本身即说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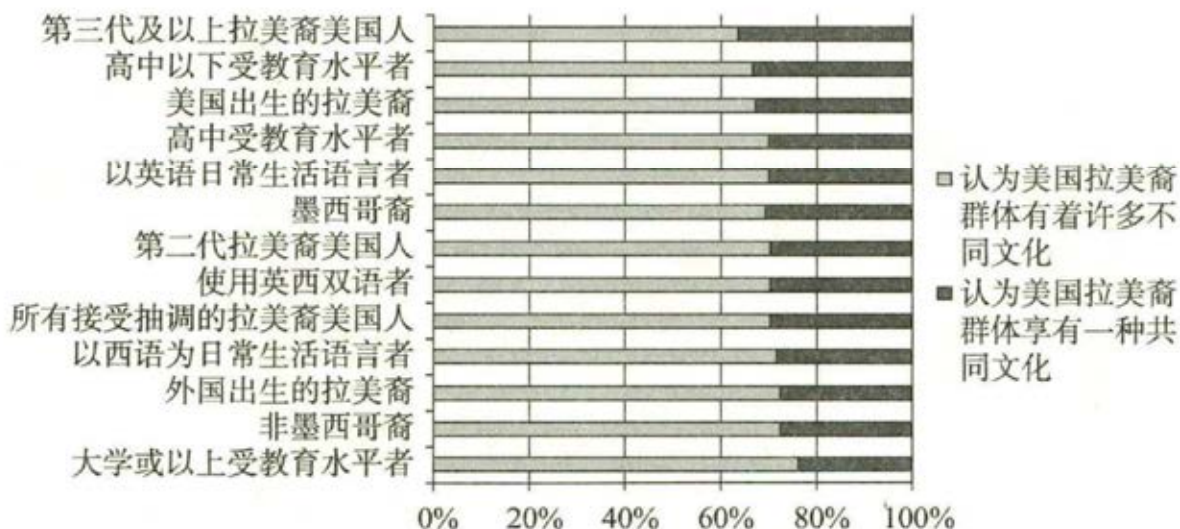


图3 抽样问题：拉美裔美国人是否享有一种共同文化？（百分比）

数据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When Labels Don’t Fit: Hispanics and Their Views of Identity,” p.17。

与此同时，具体到每一群体内部，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实际上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相反，通常它会受到任一移民族群在美国都曾遇到的同化（assimilation, acculturation³）进程的深刻影响。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戈登（Milton M.

1 拉美地区第二大语言、巴西的官方语言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属同源语言，非常接近，说两种语言的人很容易相互交流。

2 Pew Research Center, “When Labels Don’t Fit: Hispanics and Their Views of Identity,” pp.23, 25.

3 这两个概念，依照密尔顿·戈登的说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同一或重叠的涵义，意指不同种族或民族“相遇”的结果。通常，社会学家更常用“assimilation”，而人类学家则偏好“acculturation”。参见：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61.

Gordon)关于同化的经典定义,移民可能通过逐渐掌握“主方”社会(host society)的语言以及通过适应英语主导下的其他文化模式(English-oriented cultural patterns)的方式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同时,当移民自然融合到“主方”社会核心的教育、职业及经济结构中之后,同化便随之发生了,并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催生出“新来者”与那些先于他们已在“主方”社会中扎根下来的族裔群体之间亲密的社会关系甚至家庭关系,所有这一切逻辑演进的最终结果就是:广泛的族裔通婚,以及对原籍国民族情感的逐渐消解。¹显然,无论同化出自于无意识还是有意识,其本身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可以想象,即使拉美各国移民及其后裔内部有再强大的文化纽带或其文化与美国文化有多么大的不同,亦难以“自绝于外”。也许他们同化或被同化的路径、方式及阶段性特征会有不同,但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如亨廷顿所断言的那样,可以有“不同化”的选择余地。²

传统理论所涉及的“直线”同化过程和近年来讨论颇多的“种族化”同化过程在拉美裔移民特别是其后裔的身上均有体现。

事实上,传统理论所涉及的“直线”同化过程和近年来讨论颇多的“种族化”同化过程在拉美裔移民特别是其后裔的身上均有体现。³ 代际的更迭、英语的影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及随之而来向上流动和居住环境的改变、族际通婚、自觉向种族身份靠拢等,共同推动着拉美裔的同化及其身份认知的变迁。篇幅所限,以下仅详细阐述前两个方面。首先,不同代际在身份认知上表现出的差异在各种调查数据都有清晰的反映。如今,在所有年龄段的拉美裔中,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及以后代际人口数量已远远超出外国出生的第一代及新移民的数量,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63%和37%。⁴ 如同其他新老移民群体一样,来自拉美裔家庭的新生代随代际的递增同样表现出了愈益明显的“美国化”(同时一定程度上亦是“去拉美化”)的特征。由于没有身居其中的生活体验,“祖籍”在他们的脑海中更多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他们可能承认祖辈的根,但这不等于说,他们认同系属祖辈来源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和族裔体系。简言之,认祖归宗与身份认知是两回事。至于语言的保持,同身份一样,也是随代际增长而变化的。“主方”社会语言在整个同化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英语或“英语文化遗产”,照亨廷顿的话来说,是“美国国家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⁵ 从目前的相关数据中看不出美国出生的拉美裔后代与其他移民后代有何不同,比如同亚裔相比,第

1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pp.88,80.

2 参见: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49—152、181—182页。

3 有关“种族化”同化的讨论可参见 Tanya Golash-Boza and William Darity Jr., "Latino Racial Choices: The Effects of Skin Colour and Discrimination on Latinos' and Latinas' Racial Self-identific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31, Iss.5, 2008, pp.899-934.

4 Pew Research Center, "When Labels Don't Fit: Hispanics and Their Views of Identity," p.11.

5 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78页。

二代拉美裔美国人与第二代亚裔美国人对英语的熟练应用程度不相上下。¹ 尽管其中很多人因接受双语教育，亦程度不同地使用西班牙语，但英语毫无疑问是其第一语言。同时，不少第一代移民及近年涌入的新移民，仍多以西班牙语为主要生活语言。墨西哥裔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巴勃罗·皮卡托（Pablo Piccato）教授在接受我的访谈时强调，这些人不说英语，不是因为他们“不愿”、“不想”或对英语刻意排斥，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事实上，他们深知，一份好的工作，生活境遇的改善，都要求他们“必须会说英语”。而之所以“不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缺乏接受语言培训和“好的教育”的条件、渠道和途径。²

如上，除代际更迭、语言体系的变化外，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及其他因素带来的个体流动，也将促使相应人群及其后代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改变其身份认知（后者系指主动地与拉美裔这一身份和文化疏远）。相应地，与不同族裔和种族人群之间的通婚，同样会使其后代对拉美裔身份的认知变得更加抽象和模糊。³ 父母只有一方是拉美裔或混血拉美裔的后代，其子女自我归入拉美裔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变换种族身份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换言之，这些家庭出生的子女或后代在白人、黑人、亚裔等身份感更明确的种族条目下做出选择的可能性非常之大，相应地，也就慢慢成为了“非拉美裔”人群中的一份子。⁴

从理论上讲，沿着以上同化趋势，拉美裔移民及其后代将伴随时间的流逝逐渐变成“不带形容词”的美国人，他们身上诸如“墨西哥裔”、“多米尼加裔”、“哥伦比亚裔”等等这些身份会一点点地淡去。这应该是一个可以预期的趋势。但是，考虑到现实远比理论的推定复杂许多——比如，本文这里仅讨论的是拉美裔美国人，即假设所有代际（特别是移民父母）均为美国公民。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实际生活中，这只是一部分拉美裔家庭的情况。事实上，由于存在着相当数量未归化的合法居民以及难以统计出具体数量的非法移民，不少家庭的代际变化及相应的同化过程并非是如此“自然”演进的；再如，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数据表明，拉美裔的受教育水平较之其他族裔不甚理想，社会流动的速度与方向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政治参与度也普遍不高。以上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拉美裔融入美国社会的一个层面。同时，还应看到的是，由于其人口基数大且

1 相关数据比较可参见：Pew Research Center & Demographic Trends Project, "Second-Generation Americans: A Portrait of the Adult Children of Immigrants," p.49.

2 与巴勃罗·皮卡托教授的访谈记录（2013年3月2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美研究所）。

3 据新近调查数据表明，相较美国社会白人、黑人、亚裔等其他群体，美国出生的拉美裔第二代、第三代及以上代际，与其他族裔通婚的比例普遍更高，分别为26%和31%。参见：Pew Research Center Social & Demographic Trends Project, "Second-Generation Americans: A Portrait of the Adult Children of Immigrants," p.6.

4 相关讨论可参见：Amon Emeka and Jody Agius Vallejo, "Non-Hispanic with Latin American Ancestry: Assimilation, Race, and Identity among Latino American Descendants in the 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40, 2011, pp.1547-1563.

呈不断增长之势，加之居住区域比较集中，¹ 这一群体也在某种程度上“不经意地”改造着美国社会，不夸张地说，也在带动美国社会发生着某种适应性的“拉美化”变革。西班牙语在各州的日渐普及，² 源于拉美的饮食、音乐、绘画、文学、艺术等在美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渗透影响等，都是这种“拉美化”看得见的表现。

那么，“我们是谁？”文章写到这里，我想答案是清楚的。无论是拉美裔美国人还是“典型的美国人”，都应当明确一个事实，即这里的“我们”，已然是美国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并将在与这个多元社会持续的互动影响中不断重新找到自己的归属。历史表明，无论“美国”还是“美国人”，都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只有坦然面对这一事实，接受一个多元的、处于不断流动变化中的国家或民族特性，每个群体才能在其中不再纠结于“你是谁？”“我是谁？”“你们是谁？”“我们是谁？”。墨西哥哲学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曾经说过：“哪怕是最矛盾的混合也总是能够得到有益的化解，因为其中每个种族的精神因素起到了让整体升华的作用。”这恐怕是能够指引拉美裔美国人摆脱身份认知困境的一种精神。

1 尽管近二十多年来，拉美移民（特别是新移民）呈现出向全美各地分散流动的趋势，但绝大多数拉美裔仍主要聚居在西、南部，其人口所占比例最高的几个州包括：新墨西哥（46.3%）、加利福尼亚（37.6%）、德克萨斯（37.6%）、亚利桑那（29.6%）、内华达（26.5%）、佛罗里达（22.5%）、科罗拉多（20.7%）等。参见：Sharon R. Ennis, et al., "The Hispanic Population: 2010 (2010 Census Briefs)," U.S. Census Bureau, May 2011, p.6。

2 我在凯特林基金会交流期间所租住的公寓近旁，有一所专门教授少儿西班牙语的“代顿国际学校”（Dayton International School, DIS）。令人略感吃惊的是，这所学校的主要教学对象并非想象中的拉美裔儿童，而是非西班牙语家庭出生的“美国”孩子。该校网页中对其办学意旨的描述颇有趣味：“我校旨在为学生提供在这个多文化与多语言的世界中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学术、社会、语言之技巧，提供一种能够培养文化间相互理解与全球视野的双语教育。”（<http://www.daytonis.org/mission.html>）。